

河南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再 版 说 明

本书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印6500册，早已售完。现根据读者要求，经略加修订后再版。参加修订工作的有朱缙章、王锡朋、马建干。因时间仓促以及修订者水平所限，难免仍有讹误及记述偏颇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今后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服务，我们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也不例外。

要做好戊戌变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交给各级政协的光荣任务，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敬爱的周总理号召政协委员中老一代人士，要把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记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研究历史的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号召，政协章程规定了“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资料”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一九六一年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写工作，截至一九六六年六月止，共征集稿子一千六百九十六篇，约七百三十六万字，撰稿人五百七十一人。选送全协的稿子三百三十六篇，约一百六十七万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停顿。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后，即对已征集的稿子进行了整理，并着手审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的稿子。计划从一九七九年起，每一季度编印一辑。每辑约十五万字。

在编印选辑的同时，开展征集新稿工作。征稿范围，按照全协规定，凡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史料，均在征集之列，特别是与河南省有关的史料。我们所征集的史料，与历史研究机构不同，要的是个人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史料，不是书刊上记载的文字史料。尽先征集带有抢救性的史料，即抓紧时间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组稿。人民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受教育，因之，正反两方面的史料都可以写。我们要的是真实的史料，体裁、观点可以不拘。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个国家落后了，就要挨打，受欺压。我国解放前近百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年老的革命干部和爱国人士，能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把这一历史阶段，中国贫穷落后、挨打受压的悲惨史料以及中国人民为摆脱这种处境，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史料都真实地写出来，就会使人们，特别青年一代，进行今昔对比，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也会激励人们鉴往知来，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样，我们的工作任务就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联系起来了。无论是从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来说，还是从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来说，撰写有关史料，做好文史资料工作，都是光荣的。我们殷切希望革命干部、爱国人士，特别是老年人士，珍惜晚年，抓紧时间，把自己能写的史料及早写出来。

我们也希望并欢迎读者，对我们选载的史料，及时提出订正补充意见。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目 录

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记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在黄河花园口

扒口和一九四六年在花园口堵口的真象

.....徐福龄 (1)

白朗起义始末

.....王留现 廉敬灏 朱幼华 周少祥 王孝楚 (10)

樊钟秀和建国豫军

.....王留现 宋贯一 吴沧洲 王裕如 范龙章 范体仁 (61)

记河南高等学堂.....张遂青 (74)

开封“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实.....刘惟成 (79)

河南大学学生运动亲历记.....沈东浦 (89)

河南大学的片断回忆.....张遂青 (103)

回忆我在河南大学时期的派系斗争.....张仲鲁 (118)

解放前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宋玉五 李玉如 张静吾 (139)

旧河大内及教育界党棍倾轧派系斗争的片断回忆

.....阎仲彝 (147)

解放前河南教育界的派系斗争.....王馨斋 (156)

成兴纱厂简史.....鲁定华口述 周西如整理 (167)

解放前的河南省银行.....王竹亭 (182)

新乡同和裕银号始末.....王仲成 (194)

古汴娼妓血泪录.....陈雨门 (209)

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记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在黄河花园口扒口
和一九四六年在花园口堵口的真象

徐福龄

我国古代兵争，人为决河，“以水代兵”之事，屡见不鲜。如后梁贞明四年（九一八年）谢彦章攻扬刘（在今东阿境），筑垒自固，决河水以限晋；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东京留守杜充，决河以阻金兵，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决河的决策者，已成为历史上的罪人。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寇西犯，重演“以水代兵”的故伎，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堤决河，使豫、皖、苏三省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付诸东流，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积极反共，他又以花园口堵口为幌子，阴谋“以水代兵”，妄想水淹解放区，再次制造浩劫。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日本侵略军疯狂向西侵犯，国民党军队从徐州退却，这时开封城内大小军政机关，已闻风而逃，全部西迁。敌人不费力的就占领了河南的政治中心开封。郑州、武汉亦危在旦夕。当此紧急关头，蒋介石不但不调遣其主力部队来阻击日寇西犯，反而置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竟下令批准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扒堤决河的计划，妄图放出黄河水，造成大规模的泛滥，把日寇阻拦在郑州以东。

决河的任务，是在蒋介石的亲信薛岳、胡宗南等军事头目的指挥下进行的，当时密令驻中牟县杨桥的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在中牟赵口险工处掘堤，并限六月四日夜十二时放水。用一个团

的兵力，于六月五日掘开了黄河大堤。因这一带堤土质多沙，过水不久，即被冲塌的堤土，堵塞断流，随又组织兵夫，继续挑挖，仍出水不多。这时日寇已逼近中牟白沙镇，当日又决定在赵口的上游郑州花园口掘堤扒口，立即下令当地驻军新八师师长蒋再珍执行这一任务。在掘堤前，他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十里以外。然后又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八百多名士兵，分五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明照。终于六月九日上午九时许，扒开了黄河大堤，黄水奔腾而出，循贾鲁河南下。他们深恐口门过水不利，又调来平射炮，对口门两堤头，炮轰了六、七十发，以致口门扩大，全河改道。从此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八十九万多人民葬身洪流，一千二百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九亿五千二百八十多万元，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马上制造出日寇飞机炸开黄河大堤的谎言，来欺骗舆论，逃避罪责。六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胡说什么“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十二日中央社在郑州又发出专电说：“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无法挽救。”六月三十日，陈诚还在汉口举行了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亲自出马造谣，除重复了中央社的谰言以外，他还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

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后来外国记者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蒋帮怕暴露马脚，又在花园口附近伪造了一个轰炸现场。并于外国记者来访时，还调集大批士兵、民工作了假堵口的表演，妄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其实假的毕竟是假的，中外舆论很快就识破了蒋帮玩弄的花招。黄河决堤不久，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国黄河决口时，就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曾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命，亦未始非计，……”说明外国舆论从国民党的报导中，已窥知其中的秘密。

蒋介石扒堤决河，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外，既未能制敌军的死命，也未能阻止敌军的进攻。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继续溃败，武汉、广州也相继失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策划了一个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归故道，水淹解放区的新阴谋。他们打着“惨念灾黎”、“共扶沉沦”的旗号，积极组成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秘密在花园口破土动工，进行堵口。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才由中央通讯社宣布花园口堵复工程，已经开始，计划两个月完成。

那时黄河已改道八年，故道两岸的堤防由于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已残破不堪，黄河故道两岸人民，在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政府领导下，已在故道内开辟了土地，建设了新村庄，居民约四十余万。蒋介石这时把黄河引入故道，其罪恶目的，是为了分割和淹没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造成解放区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极大困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立即向全国各界、世界人民和友好人士发出“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当局此种灭绝

人性之阴谋毒计”的强烈呼吁。

这一呼吁，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的积极响应，一致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和解放区代表就黄河归故问题举行谈判。

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第一次谈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等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一开始，国民党代表就对解放区代表提出的先复堤后堵口、施工机构由双方共同组织、河床居民由国民党政府拨款救济三项原则，加以否定。他们提出要尽先争取堵口，复堤由解放区负责，黄河机构，不论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均须统一由国方负责，河床居民必须无条件搬家，不予救济。还高谈什么“泛区罹灾，痛心疾首，政府怜悯灾黎，早列黄河堵复为战后复员救济的首要工作”。好象花园口扒口造成的浩劫，不是他们干的，只有他们才最关心人民疾苦，想以此挑拨豫皖苏泛区和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解放区代表义正词严地指出：“豫皖泛区灾民因黄河决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达数年之久，为对拯救此数百万灾民而堵塞花园口口门，深表赞同。对河道内新建村之居民，全数迁移，虽要遭受很大损失，但为顾全大局，亦不反对。唯解放区民众，对堵口复堤有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花园口堵合之后，保证不至将豫皖泛区移于山东、河北。既然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为民造福，为什么不同意我方的主张呢？”国民党代表被迫签订了开封协议，

这次协议规定：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复堤工程大小而定。施工机构，应本统一合作原则，由双方人员参加，仍维持原有堵

口复堤工程局系统。对河床内居民之迁移救济，原则上自属必要，具体办法仍俟实地履勘后，视必要情形，再行商定之。

开封协议签定后，双方人员在菏泽聚齐，共同到黄河下游实地查勘。国民党方面派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和联总工部顾问塔德（美国人）等人参加。在历时五天的查勘中，沿途群众纷纷向他们示威请愿，反对堵口。经解放区代表多方解释，才得解围。四月十五日双方查勘人员返回菏泽。当晚即举行会议。解放区代表有冀鲁豫行署段君毅、罗士高等。在开封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签定了菏泽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复堤浚河，裁湾取直，整理险工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故道内的新建村庄由黄委会呈请行政院每人拨发迁移费十万元（法币）。关于救济问题由黄委会呈请联总、行总救济。这时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立即开始动员复堤和迁移河道居民的组织准备工作。

菏泽协议签字刚过五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就在郑州发出讯，公然否定菏泽协议的一切规定。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于两月以内堵口合龙，并立即调集一万七千多民工和大批机械到花园口工地，加速进行堵口工程。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还亲到工地督工。边区人民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出尔反尔的行为，无比愤慨。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阐明了中共对黄河归故问题的立场，对国民党破坏菏泽协议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指出：“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顾民命，则首当其冲的冀鲁豫人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其后果由国民党当局负责。”中共中央提出这一严重警告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将来的后果，于是又提出在南京进一步谈判。

解放区代表王笑一、赵明甫、管大同等，于五月十二日到南

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解放区代表列举了大量事实，揭发了国民党破坏菏泽协议的行为和提前放水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在五月十八日签订了南京协议。

在南京协议签订的同时，根据协议的精神，周恩来还同联总代表福兰克芮、塔德等达成了六项口头协议：（一）下游修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工。（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负责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三）行总为办理想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曹州）设立办事处，由中共参加。（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组织委员会负责处理；该委员会由政府派二人，中共派二人，联总派一人，行总派一人组织之。（五）在六月十五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汴新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六月十五日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六月十五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不超过河底两公尺为限。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这六项口头协议，是周恩来同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水利委员会主任薛笃弼反复磋商的结果，都有“确实保证，彻底实行”的诺言。

但南京协议刚签订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却又撕毁协议，在花园口开始抛石进堵，积极准备开挖引河，拆除汴新铁路，合龙放水，到六月二十九日黄河上涨，合龙堤前水位抬高两米，堵口桥桩被冲垮，合龙工程不得不推迟到汛后进行。

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进一步和美蒋会谈，抗议他们不执行黄河堵口协议的行为，并商谈黄河下游复堤的救济物资问题。

为了安排下游的修堤工作，周恩来于七月十九日从上海飞抵开封，当日乘车到花园口查看了堵口工程的进展情况。返回开封后，在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联系黄河的历史和现实，宣传了中共在黄河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他在开封期间，还把冀鲁豫边区党委，冀鲁豫行署的领导张玺、段君毅和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接到开封，详细听取了修堤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最后嘱咐同志们，要认清形势，树立信心，不要寄希望于一纸协议，抓紧时间把堤防工程修复起来。二十一日周恩来返回上海。二十二日接着同美蒋再次就黄河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接连五天的时间内，他辗转千里，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利益奔忙。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由于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到一九四七年元月，已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六个旅。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更是急于水淹解放区，蒋介石接连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和对堵口工程“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严令。蒋帮的军政大员如陈诚、顾祝同、薛笃弼都纷纷来到花园口工地，亲自督导，并且动用了大批军队运石施工，同时下令黄河水利委员会与中共断绝联系，要中共住开封的代表撤回。周恩来于元月九日在延安发表了关于黄河堵口问题的广播讲话，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命，堵口放水。他严正指出：

“目前陇海路东段战事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国民党政府已于上月底决定限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企图淹黄河故道居民、广大群众和解放区自卫部队。现此水流已越汴新铁路，不久即将经过济南。……现在黄河故道复堤工程尚未完成，险工、取直尚未开始，故道居民尚未迁移之际，竟一面堵口，一面挖开故道引河，这将使豫、鲁两省若干万平方公里地区泛滥成灾，数百万人民的生命、房屋、财产要受到

严重的损失。国民党当局所以如此残酷，其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河水势，淹死鲁、豫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生产供给，以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我们请求全国同胞、国际正义人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一致起来反对，紧急制止国民党政府这一狠毒的堵口放水行动。”周恩来的广播讲话，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堵住了花园口口门，使汹涌的黄水流入故道。

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对于蒋帮的假谈真堵的伎俩，早有思想准备，在南京协议后不久，即一九四六年五月间，黄河沿线就开始了大复堤运动。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工具，展开了和蒋帮堵口放水的英勇斗争。在复堤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经常袭击治河工地，进行破坏活动，逮捕杀害治河员工，抢劫工程料物，破坏复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河归故前几个月里，就杀害复堤员工三十六人，抢劫工地面粉两百多万斤，麻绳四十五万多斤。但这并未吓倒沿河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越战越强，提出了“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战斗口号，夺取了复堤运动的伟大胜利。

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后，国民党反动派狂叫一条黄河可抵四十万大军。解放区人民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就开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复堤运动，沿河四十二万民工，投入紧张战斗，没有石料，边区政府一声号召，沿河人民立即掀起了献砖献石运动，据当时统计，仅石料一项，就有十五万立方米，比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五年治河中用的石料多好几倍。经过顽强的战斗，人民驯服了黄水，蒋介石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一九四八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整个黄河掌握在人民手里，由战争环境中的分区治理，建立了统一治黄机构，从此揭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治黄的新篇章。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

白朗起义始末

王留现 廉敬灏 朱幼华 周少祥 王孝楚

这篇《白朗起义始末》，是根据宝丰县文化馆调查的资料、我会函请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省政协提供的资料、开封师范学院《白朗起义调查报告》中的资料、以及我会所征集的其他资料，按时间顺序，摘录汇编写成的。为了保存原始史料，对各资料的不同观点和有出入的事实，都没有改动。希望熟悉白朗事迹的人士多提供订正补充资料。

一

白朗，字明心，乳名六儿，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县西南二十八里）人，汉族，一八七三年生。宝丰七十八岁老人李老七说：“白朗的名是他父亲取的，我常和白朗赶车，都叫他白朗。那时他还没有‘蹚’（参加绿林之意），‘蹚’后还叫白朗”。

“白狼”是反动政府对他的贬称。（开封师范学院白朗起义调查报告81页。以下简称师院调查）

白朗祖父白真。父白嵩山。白朗只有一姊。白朗妻关氏（宝丰关庄人）生一子四女。家有地二百亩，未出租，雇一个长工几个短工。一九〇八年白被诬入狱，卖地百亩。白朗幼入私塾，年余辍学，及长务农。以后白朗赶牛车，由宝丰到会兴镇（三门峡附近）拉官盐。三十岁时，在宝丰大王庄和人炼铁开炉厂。白朗无论到哪里，大家都爱喊他“大哥”，群众有事找他处理。（师院调查81页）又据于九皋称：“白朗曾在清朝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手下充当参谋，吴被暗杀后，他就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县落草。”（编者按：此说与师院、宝丰两种材料不同，待考。）

白朗在大刘村是独户，该村王姓居多。白朗幼时常受王姓欺凌，因他力大，王姓常联合数十人殴打他，白朗虽头破血流，从不屈服。一九〇八年，白朗被地主王真家几人痛打，白朗的朋友十分不平，约白朗一起找王真讲理，王真见来人多，便把七八十岁的父亲推出挡阵，被白朗推一下躺倒在地，王父不久死去，诬告为白朗打死。县官受贿，将白朗下狱押一年多。白家卖了一顷地，才把白朗救出来。狱卒李康索贿，白朗不给，痛受鞭打。白朗出狱向母亲说：“我们受人欺负没法站脚了，非蹙不可。”母亲苦劝乃止。于是到禹县驻军项大人（即项德高，清军官）部下干马队。白朗带一匹大青马，项强迫白朗换马，换成一匹老红马，还要白朗找五十两银子，白朗一怒而还。后被梁洼的小队将老红马也抢走，白朗走投无路，顿起反抗之心。一九一一年，绿林蜂起，纷纷劝他起来蹙。牛天祥攻开了大营，派人给白朗一枝门炮（即土铳，用铅弹），白朗要参加绿林，母亲再三阻止，他痛哭流涕。母亲只得任他投绿林。（师院调查82——83页）

一九一一年九、十月间，白朗那村有两个泥水匠住城里白朗姊姊家修房子，县官张礼堂查缉坏人，诬说他俩不是好人，把这两人枷死了。白朗说：“我白朗不好，那怕是刮我哩，你杀我这庄的好百姓弄啥哩？我非劫你不可。”（见宝丰文化馆《白朗起义经过》第一页，以下简称宝丰调查）又据开封师院调查报告称，白朗母亲因时局不安，把家里衣物包了几包袱，托本村两人，送到城内西街女儿家中，适遇县官清乡，强把白朗衣物抢走，将送衣物的两个人囚死，又把白朗姊姊家里抄了，更激怒了白朗，白朗说：“非蹙不可”。

白朗起事以后，宝、鲁一带绿林，如杜启斌、秦椒红（即郜永成，秦椒红是绰号）、牛天祥、郭以德、董百川、张黑子等，尤以杜启斌的声势大，已使用快枪。白朗最初只有二三十人，一支步枪外，尽是笨炮和大刀，人称为笨炮队，穿破棉袄，又称为“袄片队”。（师院调查83页）

姚店铺（宝丰城西二十里）郑虎是个财主，有十几支快枪。白朗想得郑家的快枪，就联系住在郑家的二皮子李占魁、潘青光等几个人，喧嚷有革命党来了，吓唬郑家。郑家听说革命党很害怕，当家的把家属一齐送进城里，把长工都撤在家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夜，白朗带了三十多人先到岭南，吵着革命党来了。到张湾（离姚家铺三、四里）打了几枪，又嚷着革命党来了。这样一闹都慌了，郑家看门的、做活的把枪一插都跑了，白朗乘机带人进入郑家，得到三十多支土炮，一支单响拐子（手枪），一支快枪。白朗得了这些枪支，便自成一杆，又和张官营的李朗，张洼的张群联合一块共一百多人。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间，传说老汝州来队伍了，剿大营哩，各杆都慌了。杜启斌叫各杆带领着人到梁洼集合，商量往西山躲避。杜启斌说：“只许快枪去，不准笨炮去。”白朗说：“那我这都是笨炮，怎么办哩？”杜启斌说：“笨炮都叫回家。”秦椒红讲情也不中，杜启斌只叫白朗去。白朗也生气了，也舍不得兄弟们，那次他没去。从那以后，杜启斌带人进山了。白朗和李朗、张群商量说：“张官营有快枪，我们去打张官营吧！”

大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们带着人去打张官营。那一黑（夜间），他们盘到张官营西边绿庄一带，有小雪。白朗原来打算从西门进，可是摸迷了路，来到北门。白朗带着七、八个人翻过